

怪诞的家规

森林边，一座小院的后花园里，有两只蚂蚁正边走边聊天。

别误会，它们既不是朋友，也不是老相识，而是两个对头。矮个儿蚂蚁正是安氏家族的粮秣队副队长安特儿。它率队到猛蚁地盘里抢水抗旱，不料，被一只老猛蚁撞上，安特儿急中生智，用水洗去身上的异味。老猛蚁误认为安特儿是自己家的孩子，正带着它回家呢。

安特儿知道这些大齿猛蚁的厉害，为了保护家人，下令不让队员们救它。它心想，反正老猛蚁已认不出我是外来蚂蚁，我先跟它走，找机会再出逃。

老猛蚁拍着安特儿的大脑袋问：“我没记性了，你叫什么来着？”

安特儿心想，名字可不敢乱编，说错就没命了，便说：“你猜？”

“旦旦？”老猛蚁说。

“嘿嘿嘿嘿。”

安特儿忍不住笑了，心想，好难听的名字，粗老笨重没文化，噫！

“怎么样？我一猜就准！你小的时候我还喂过你呢。”老猛蚁高兴了。

“是的是的，你老人家最疼我了。”

安特儿心中暗笑，还使劲儿往老猛蚁身上磨蹭，好像撒娇似的。其实它是想往自己身上蹭些老猛蚁的气味。

“可爱的孩子，一转眼就长这么大了。”老猛蚁爱惜地用触角抚摩着安特儿，乐呵呵地说。

“我长得个子小，它们总欺负我。”安特儿在安氏家族算高大的，可在猛蚁家不过是个小地丁，谁都打不过。安特儿想利用老猛蚁来保护自己。

“别怕，有我呢。”

看来老猛蚁是个德高望重的老者，说话很有底气。

穿过一片草地就到了猛蚁的洞口。

卫兵用触角向老猛蚁问好，安特儿却被挡在外面。卫兵退后一步警惕地盘问：

“它是谁？”

“它是旦旦呀，刚洗过澡。”老猛蚁说，“让它进来吧。”

卫兵半信半疑地绕着安特儿闻了又闻，没闻出异味，只得闪开身，瞪着眼安特儿进去了。

安特儿心中暗喜，自己这么顺利就进入了猛蚁的家，再在窝里混一阵子，身上染上更多猛蚁家的味道，便没有谁再怀疑它了。

“到家了，我得歇会儿，你去玩儿吧。”

老猛蚁说着进入一个房间打瞌睡去了。

安特儿立刻四下瞧看起来，东张西望，像个观察员在视察。它看见一个通道，想过去瞧瞧，一个卫兵挡住了去路：

“不许到一等公民区。”

咦，什么是一等公民？安特儿听不懂，也不敢问。

一只小猛蚁走在前面，安特儿想追上去打听一下。忽然，迎面走来一只粗壮的大猛蚁，走到小猛蚁身边，冲着小猛蚁使劲甩动触角拍打起来，活像街头耍把式的。小猛蚁也不反抗，而是赶紧抵着触角匍匐到地上。大猛蚁用脚踩住小猛蚁，踩了两下，才得意地走开。

安特儿好生奇怪，心想，为什么大猛蚁欺负小猛蚁呀？我们安氏家族的蚂蚁和和睦睦平等相处，从不这样。可那个小猛蚁为什么不反抗呢，像个受气包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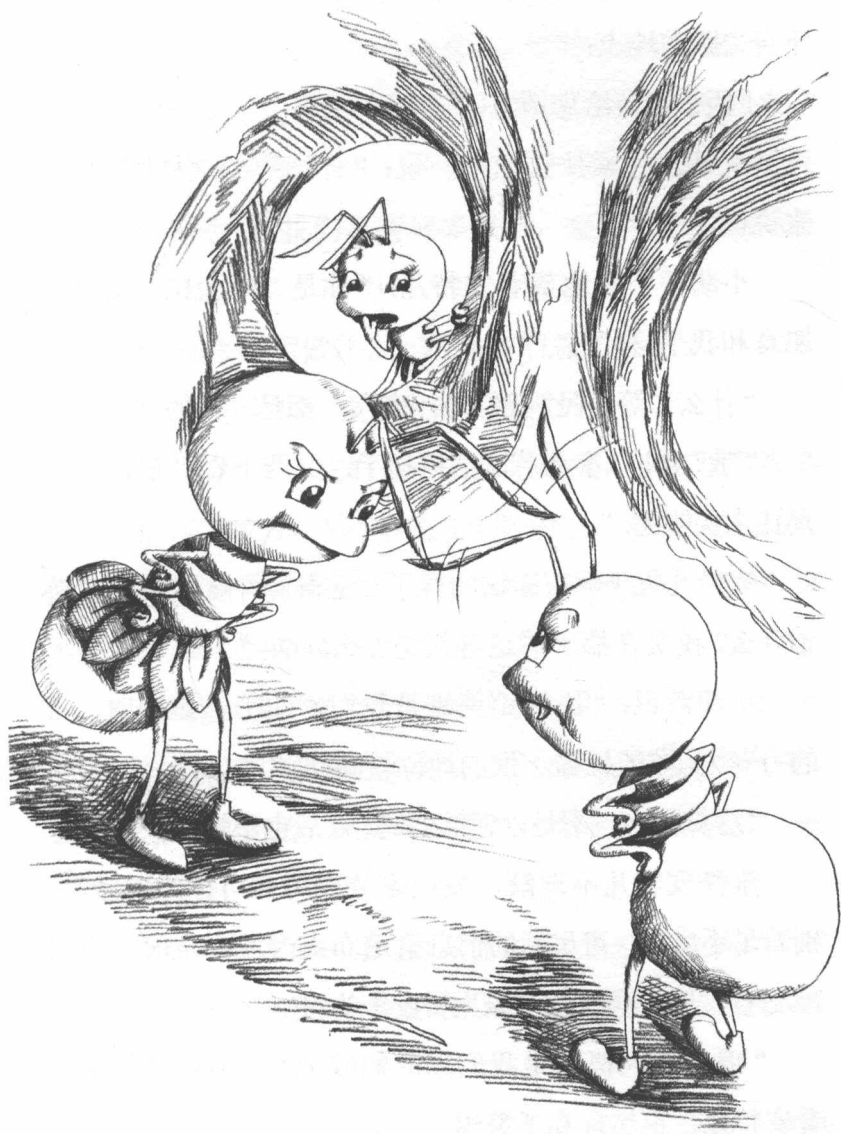
大猛蚁朝安特儿走来，照样对着安特儿挥舞着触角，呼呼生风。安特儿可不吃这一套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也抡起触角冲着大猛蚁一通胡抡。大猛蚁愣了一下，好像被激怒了，举鞭就打，“噼啪噼啪噼啪……”触角像钢鞭一样抽打在安特儿身上。安特儿被打蒙了，接连后退了几步，不禁火冒三丈。它心想，难道它发现了我是外来蚂蚁？不然凭什么无缘无故打人？想到这里，它怒扬“钢鞭”，“噼啪噼啪噼啪……”也朝对方打去。奇怪的是，大猛蚁也不恼，安特儿打过来，它收起触角老老实实挨打。可等安特儿一阵风雨过去，它又举鞭打过来。

安特儿十分纳闷儿：这算什么，既不像打仗，又不像闹着玩儿。不管怎么着，反正不能吃亏。只要大猛蚁打安特儿，安特儿就回它一轮。两蚁你来我往打了二十多个回合，累得安特儿直喘，也不肯吃半分亏。忽然，大猛蚁“咯噔”一下停住了，非常友好地对安特儿说：

“我们平等了，握个手吧。”

安特儿稀里糊涂地跟大猛蚁碰了碰触角，大猛蚁满意地走了。安特儿心想，这是什么礼节呢，真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

安特儿摇摇头，继续往前走。忽然，它发现小猛蚁正



使劲盯着自己看。安特儿上前想打招呼，小猛蚁却主动俯下身去趴在地上：

“臣小葫芦给您请安。”

安特儿赶紧拉它起来，说：“你干吗要这样呢？快起来说话。”

小葫芦不解地望着安特儿：“你是二等公民，为什么愿意和我平身？”

“什么二等公民？我们是一家人，都是一样的。”

“哦？嘘！”小葫芦慌忙摆摆手，又四下看看说，“千万别让上头听见。”

安特儿见小葫芦胆怯的样子，觉得又可怜又好笑：“你怕什么？我实在搞不清这等级是怎么分的。”

小葫芦说：“比武论英雄是我们家的祖传规矩呀，谁的力气大，谁能打赢，谁的地位就高呗。”

“这算什么，不是以强欺弱吗？蚁后也不管管？”

难怪安特儿不理解，安氏家族的母后可是绝对威严，别看足不出户，可母后的信息素遍布巢内各个角落，绝对控制着大局，哪里允许家人日夜争斗呢。

“哦，你大概不是我们家的蚂蚁吧？”小葫芦斜着眼看安特儿，忽然提高了警惕。



安特儿一愣，后悔话多有失。万一小葫芦发现自己是外来者，可就不再这么唯唯诺诺了。安特儿赶紧遮掩：

“我当然是了。不过，我是在姨姨家长大的，刚回来。”

“噢，怪不得呢。”小葫芦放松了警惕，“你们家大概只有一个母后吧？可我们家有好多蚁后，皇宫里的姐姐们是一起生孩子的。”

“要这么多蚁后做什么，难怪你们总打架。”

“蚁口繁殖得快，全家力量就大呗。”

安特儿明白了，它们是个多蚁后家庭，皇宫里有很多蚁后，都可以生育。不过安特儿也听说过，多蚁后的家族，蚁后之间的争斗也是很激烈的，有时还很残酷。安特儿可不羡慕这样的生活。

“这么说你是工蚁了？”安特儿问小葫芦。

“是的，我以前也在皇宫里做过蚁后，因为身体不好，被贬成了三等公民，只能伺候它们一辈子了。不像你，还有希望进皇宫。”

“我又不能生育，进皇宫做什么呀？”安特儿想起小时候自己曾经处心积虑地想变成公主，到头来却没能变成，又有点儿伤感了。

“怎么不能，你这么勇敢，找机会和王子成婚，就可

以进入皇宫了。”小葫芦鼓励安特儿说。

“这怎么可能呢？噫！”

安特儿哭笑不得。它知道自己的一生是不可能和王子成婚了，因为自己是安氏家族的工蚁，既没有翅膀，也不能参加婚飞大典与心爱的王子相爱。

“怎么不能，我会帮你的。”小葫芦热情地说。

“你开什么玩笑，真是个呆葫芦。”

小葫芦一点儿也不恼，坚决地说：“我一定要帮你！”

安特儿在猛蚁巢穴里待了一天，发现猛蚁除了大顎飞快，也没有更大本事，反而对它们之间那种勾心斗角、等级森严的家庭气氛十分反感。安特儿想伺机逃跑。就在此时，它接到一个命令——准备参加攻打蜜蚁的战斗，目标是抢夺蜜蚁的储蜜罐。

蜜蚁有储存蜜糖的罐子？

这可是第一次听说。安特儿当即决定留下来参加这次行动，见识见识蜜蚁的储蜜罐是什么样的，自己回家也好学着做，以后自己家的蚜蚜蜜糖厂产的蜜就有地方储存了。再说，蜜蚁曾抢劫过安特儿的战利品，这次正好有机会报仇。

“快，快跟我来。”

小葫芦轻声呼唤着安特儿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去了就知道了。”

小葫芦拉着安特儿就往洞口跑去。

安特儿随小葫芦跑到洞口一看，立刻羞红了脸。原来洞不远处，一个猛蚁王子正含情脉脉地望着它们，衔着一只毛毛虫，频频向安特儿献殷勤。

“不，不！”

安特儿一下乱了方寸。安特儿早已认定自己是一名工蚁，心中早就没了性别概念，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：

“别胡闹，小葫芦，我是不能成婚的。”

“别再犹豫了，你成婚后就能成为上等蚂蚁了，可以生自己的孩子呢。”

小葫芦真为安特儿着急，哪有甘心做下等蚂蚁的？

猛蚁王子见安特儿拒绝，麻利地用手掌在毛毛虫身上刷了几下，毛毛虫的毛就被剥光了。它举着嫩白诱人的美味，满面笑容地朝安特儿走来。

“不！不不！”

安特儿害羞极了，自己是工蚁，怎么能谈情说爱呢？

安特儿扭头跑回洞穴深处，待了好半天，心还在怦怦直跳。

天亮的时候，猛蚁家族浩浩荡荡开往蜜蚁边境。

安特儿和小葫芦夹在队伍里，老猛蚁则兴致勃勃地走在队伍的前面。它们走得太快，安特儿有点儿跟不上，小葫芦不时停下来等它。

忽然，队伍停住了。安特儿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，使劲往前挤，被老猛蚁一把抓住：

“旦旦别乱跑，危险！”

“为什么停止前进？”

“侦察兵报告，蜜蚁今天突然举行比武，不知道是否获取了我们行动的情报。”

“比武？我看看。”

安特儿挣开老猛蚁使劲往前挤。它挤到前面一看，不禁被眼前的情景吸引住了——

高坡下，两队蜜蚁相对而立，正在举行紧张激烈的军事比武。不知道它们是早已得到猛蚁来进攻的消息联合御敌呢，还是在上演一场杀鸡给猴看的大戏。



储蜜罐的秘密

蜜蚁正在比武，猛蚁摸不清它们的底细，不敢贸然进攻，停在山坡上观望。假如两群蜜蚁联合起来抗击，猛蚁还是有顾忌的。

其实蜜蚁并不知道猛蚁今天来袭，只是两个部落的蜜蚁，为了争夺地盘举行的一次炫耀性比武。

蜜蚁是文明程度较高的蚁族。它们不喜欢血腥争斗，常以炫耀自己的武力来震慑对方。它们的比武看起来很文明很规矩，谁认输，谁就让出地盘走人，尽量避免相互之间野蛮的肉搏战。

比武正在进行。蜜蚁们一起高唱着《武士歌》：

战鼓擂起来，

旌旗飘起来，

武士的胸脯挺起来。

一二一，一对一，

我们是不可战胜的武士，

我们是最强大的家族。

走开吧，

假如你懦弱；

开始吧，

假如不服气。

一二一，一对一，

意志的较量开始了，

壮观的比武开始了。

一二一，一对一，

胜利永远属于我们！

比武场地设在两个家族领地的交界处。蜜蚁们分群而立，有的爬到石头或者土丘上助威，有的放哨。比武以一对一的出场形式拉开了帷幕，酷似中国古代战场上的对垒，兵对兵，将对将。

只见两只蜜蚁出队了，它们昂头挺胸，腿脚高抬轻放，

亦步亦趋，富有韵律，姿势夸张得像模特在舞台上表演。它们首先互相致礼，并肩比一下个头，然后开始摔跤。不过这个摔跤并非真摔跤。它们不用大顎撕扯，也不使用武器，而是试探性地一圈一圈舞着，不时用触角拍打或者用脚踢一下对方。

安特儿看蜜蚁比武看得出神，特别是看到它们走路姿势像螳螂一样一弓一弹的，不由笑出声来：

“嘻嘻，真过瘾，第一次看戏。”

“嗯？看戏？谁在胡说八道？”一个粗声粗气的大猛蚁首领恶狠狠地盯了安特儿一眼，“你是谁，怎么这么面生？”

“安……俺是旦旦。”

安特儿差点儿说错名字，吓得赶紧往后退，一直退到老猛蚁身后。

“怎么又出来个旦旦，旦旦不是留下看家了吗？”有只猛蚁说。

老猛蚁护着安特儿辩解：“当然是旦旦，它刚洗过澡。”

“哈哈，还刚洗过澡？看来老猛蚁已经老糊涂了。”刚刚提出疑问的那只猛蚁又说。

“闭嘴，注意观察！”

大猛蚁首领厉声喝道。

蜜蚁还在一对一对比下去，一边的蜜蚁明显比另一边的蜜蚁阵容强大，已显出优势。而弱势一方的蜜蚁不想认输，毫不相让。占优势的蜜蚁举止就有些挑衅，比武场上气氛开始紧张。

“哈哈，看来它们要打起来了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我们就等着坐收渔利吧。”大猛蚁首领得意地说。

看来大齿猛蚁深知蜜蚁的弱点。

是的，蜜蚁看起来是在文明比武，那不过是一时的假象。假如实力不相上下，它们当然希望保住自己的地盘互不相扰。可当一方发现对方实力比自己相差很多时，就会在比武过程中突然出击，趁势打进对方的巢穴，杀死敢于反抗的工蚁，夺取它们的幼子和食物，以扩大自己的实力。

真让猛蚁首领说着了，比武场上气氛越来越紧张，它们开始三个三个地比武，五个五个地比武。较弱的一方已经派不出强将了，就是不想认输。它们耍赖，派出了几只曾经比试过的大兵上场，被对方发现了。忽然，强势蜜蚁似乎接到了攻击令，一下子铺天盖地地扑向弱势蜜蚁。弱势蜜蚁立刻乱了阵营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像落潮一样大溃退。强势蜜蚁穷追不舍，像洪水一样压过去。

“我们快进攻吧，趁着混乱。”不知谁说。

“不，再等等。”

大猛蚁首领颇有大将风度。

强势蜜蚁已经攻进了弱势蜜蚁的巢穴。不一会儿，只见强势蜜蚁开始往外搬运一些卵和灯笼似的东西，连拖带拉，浩浩荡荡往回返。

“快打伏击，机不可失。”

安特儿想起蜜蚁曾抢过自己的战利品，很想报一箭之仇。

“哈哈，没想到我们队伍里还出了个军事家。好，大家听令，开始出击！冲啊！”

大猛蚁首领跳起来朝蜜蚁冲去。

“冲啊，杀啊！”

大齿猛蚁们像猛虎下山，杀向蜜蚁阵里。

可怜的蜜蚁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呢，没想到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自己早被猛蚁盯上了。它们哪是猛蚁的对手，赶紧丢掉战利品往家跑。可猛蚁并不就此罢手，一直追打到蜜蚁巢穴里去。

“冲啊，杀啊！”

安特儿使劲往前跑，忽见一个蜜蚁躺在地上眼巴巴地

看着它。

“别杀我，快把我搬走吧。”

这个蜜蚁肚子大得惊人，像圆圆的灯笼，肚皮薄得透明一般。安特儿以为是怀了宝宝的蚁后呢，赶紧问：

“你要生宝宝了吗？”

“不，我是储蜜罐，我肚子里都是蜜糖，你……你不要杀我。”

“储蜜罐？哈哈，你说你是储蜜罐？”

安特儿哪敢轻信，以为它吓晕了头瞎说呢。

“是的。你把我运回去吧，我把蜜都给你们。”

“我才不当运输工。我是来报仇的，找抢我战利品的蜜蚁报仇！”

安特儿说完冲进了蜜蚁的洞穴。

蜜蚁洞穴里已经一片混乱，里面的蜜蚁死伤无数，猛蚁控制了整个巢穴。它们开始运输大批战利品。

“旦旦，快来运储蜜罐啊，呵呵。”老猛蚁和两个小猛蚁一起使劲拖拉着一个大肚子蜜蚁，乐呵呵地往外走。

“它们真是储蜜罐？”

安特儿还是不敢相信。

“是啊！今天战绩大大的，里面有太多的蜜罐，够我们吃几个月了。嘿嘿！”老猛蚁高兴得像老农在收割庄稼，“快去运吧。”

“好嘞。”

安特儿一头钻进了库房。

“哇——”

安特儿一进库房就看直了眼。

库房大厅很大，屋顶上挂着一排排大肚子储蜜罐，有好几百个呢。它们个个肚子都大得出奇，一个挨一个，像一排排黄色的灯笼，壮观极了。

“你们肚子怎么这么大？里面都是蜜糖吗？”安特儿好奇地问。

“我们是专职储蜜蚁，从小就被用来储蜜的。”储蜜蚁并不害怕战争，因为无论谁胜，都不会杀掉储蜜蚁，而是当战利品运回去。

“嘿，真是好主意，我得学学。”

安特儿心想，这一遭真不白来，学了一手绝招。

安特儿本来想找蜜蚁报仇，可不等参战，战斗就结束了。